

校務委員會首設學生席位的意義

《中國青年報》日前報道，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首設學生席位。這或許是中國高校管理上的一種創舉。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在該校學生、研究生代表大會上透露，校務委員會將為學生設立兩個固定席位，由學生會、研究生會主席以委員的身份進入。龔克認為，這件事情“特別重要”。他希望同學們把參與學校的民主管理當成“一種學習過程、一種社會體驗、一種公民的民主體驗、一種成長的經歷和職業的準備”。此外，南開大學還將有16名學生分別進入該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交通管理委員會、膳食工作委員會。

重視學生在學校的主體地位，是南開大學和龔克校長往來的傳統和主張。龔克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建議將學

生作為參與治校的主體之一寫入高教法；他認為學生是大學的中心，校長和教師的價值歸根結底要通過學生的成長來實現，這是一個根本的理念。因此，學生要參與治校。

當然，人們對南開大學這一創新也提出了疑問或者是更高的要求。如：校務委員會是決策機構還是議事機構，如果是後者，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學生出任校務委員會委員從形式上看確實是向民主邁進了一步，但是這兩位委員的產生是不是在學生民主選舉的結果？不管怎麼說，這一創舉首先是為學生成為大學主體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更重要的是，這是對近年來我國大學忽視學生這一教學目的偏差的糾正。毫無疑問，南開大學領風氣之先，學生進入校務委員會，是我國高校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

山東教改引發輿論關注：

取消“重點”就能迎來公平嗎

■本報見習記者 韓琨 記者 陳彬

11月5日，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普通的周一，但是這種感覺卻不屬於山東理工大學校長張新義。因為從這天起，他所掌管的這所有50多年歷史的山東省重點建設高校將更換一個新的身份。

近日，山東省教育廳、財政局聯合發布文件，在經過公示期後，山東省屬的28所高校不再以“重點”、“普通”劃分，而是正式列入首批名校工程名單，被劃分為應用基礎型名校、應用型名校、技能型名校。山東省也由此開啓了高校分類辦學時代。

過去，“重點高校”和“普通院校”是高校的主要區別類型，山東省此次改革將省內高校的等級劃分取消，代之以不同類別的名校。其用意何在？收效又會如何？

反應：一次有益的“試水”

在此次改革中，山東理工大學被劃分為應用型名校。

對此，張新義表示，現在的人才需求多樣化，一些領域需要高端人才，而一些領域則需要應用型人才。大學就應該適應人才需求的多样性變化。因此，不同大學應該有不同定位。“地方大學應結合所在地域，為地方經濟建設、為社會需求培養專業人才。”

張新義的話代表了很多人對此次改革的看法。

早在2010年，山東省教育廳就曾在其發布的《山東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年）》中稱，到2020年山東省要全面實現教育現代化。屆時，全省高校教育毛入學率要達到50%。

“山東省目標定得很高，直到今天問題都沒能很好地解決；正是為了應對這一問題，教育部門才按照社會人力資源結構把高校分成不同類別，根據類別定位確定學科結構的模式開始試水。”一位業內人士表示，這一政策立足於人力資源市場的多元化需求，以高素質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培養為目標，旨在增強山東省高等教育的競爭力及服務全省社會發展能力。

對此次改革投出贊成票的不僅有學者，還有在校大學生。

小周是聊城大學大二學生，在接受採訪時，他表示，本科生就業形勢一年比一年嚴峻，學校強調社會需求，這在同學們看來是一件好事情。

小周同時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就算在高校裏有一個好學位，沒有一技之長同樣找不到好工作。“學校只有提高學生的就業技能，才能為學生許下一個光明的未來。”

評價：打開高校公平競爭的思路

事實上，從山東省教育廳公布改革至今，各種媒體的報道中，贊同之聲已成為輿論的主流。

據記者了解，在此次改革中，山東科技

“

類似“985工程”、“211工程”的高校重點建設工程，在更多地強調公平、正義的今天是不合適的。從教育的發展角度來看，取消“重點”，取消各種各樣的計劃，是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大學、山東農業大學等5所高校將承擔起應用基礎型名校建設的任務，山東建築大學、山東理工大學等10所高校將打造為應用型名校，山東勞動職業技術學院、山東水利職業學院等13所高校將建設成為技能型名校。

“高校重點建設工程在更多強調公平、正義的今天是不合適的。”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別敦榮對山東省分類辦學的理念表示贊同。他說：“分類管理的根本在於走出‘重點建設’的老路，讓所有高校在其所屬類別擁有公平競爭、公平發展的機會。”

別敦榮解釋，當前我國的重點大學建設，實際上是教育部單挑出一部分高校給予財政等資源上的支持，其他院校則被“放養”，得不到重視。

“現在各個省的高校數量都比較多，在此情況下，需要對高校進行一定的分類。”別敦榮說，對不同類型的院校採取不同的政策，以此來鼓勵各類院校實現高水平、高質



圖片來源：www.quanjing.com

量，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方向。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認為，從教育的發展角度來看，取消“重點”，取消各種各樣的計劃，是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質疑：換湯不換藥？

與此同時，一些問題也在記者的採訪中被頻頻提及。別敦榮便直言，在改革中應該怎麼樣落实好相關政策，實施分類管理？

在此次教改中，山東省將高校分為應用基礎型、應用型和技能型三種類別。在別敦榮看來，這三個種類在本質上都屬於應用型。“從省屬院校的角度來講，人才培養重視應用型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對應用型再進行細分，恐怕是有難度的。”

別敦榮主張對院校進行分類管理，但是關於如何分類，則不能一味簡單化。“簡單化將會對全省高等教育發展，產生誤導性的

現場

三位院士的科研道德經

■本報記者 溫才妃 通訊員 張繼東 朱靜穎

“雜交水稻的成功從‘野敗’開始，超級雜交稻從‘長草不長谷’的失敗育種中取得突破……”

“學術腐敗禍國殃民，是中華崛起的大敵……”

“不成熟的技术不去宣传，有了实在东西才向外推广……”

這是國防科技大學湖南省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宣講教育報告會現場，袁隆平、金展鵬和于起峰3位院士結合親身經歷宣講科研誠信，呼喚加強科學道德建設。來自湖南省內11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和導師共1600餘人聆聽了報告。

袁隆平：靈感是創新的火花

身為“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話題始終離不開他鍾愛的事業。他特別提到一次自己沒有被失敗打倒，反而激發了創新靈感的經歷。

有一次試驗田驗收，稻穀減產了百分之几，稻草卻增加了近70%，袁隆平實驗室招來了別人的風涼話。

袁隆平左思右想，從表面上看，這個實驗是失敗了，但是仍有其成功之處——袁隆平發現，實驗真正的焦點應當是水稻究竟有沒有雜種優勢，而稻草增加恰恰證明了水稻有強大的雜種優勢。只是由於技術上的問題，這個優勢沒有體現在稻穀上。

經過幾番技術改進、嘗試新的配種組合，雜交水稻研究最終取得了成功，也從此改變了世界。

袁隆平認為，真正的成功靠的是知識、汗水、靈感和機遇。

研究雜交水稻是農業科學，就像種水稻一樣，也需要汗水的澆灌。回憶起大中午帶著水壺到田間觀察的苦日子，袁隆平樂在其中。“科研就要腳踏實地地苦幹。”這是他一貫強調的科學精神。

科研當中的靈感，不僅需要知識積淀，還需要一雙善於發現的眼睛和一次難得的機遇。袁隆平說：“及時捕捉和運用在探索中孕育和迸發的靈感，對科研有很大幫助。”超級雜交稻的理想株形，就是他在江蘇看到一個長勢很好的水稻品種後產生靈感並最終確定下來的。

在袁隆平看來，靈感在科學研究與藝術創作中同等重要。“靈感是知識、經驗、思索和孜孜追求綜合在一起的昇華產物，它往往在外來因素的刺激下突然產生，並擦出思想的火花。”

金展鵬：學術腐敗是中華崛起的大敵

“如果科研人員弄虚作假，互相糊弄，衛星還能上天嗎？如果弄虚作假之風盛行於各行各業之中，這個國家就會滅亡；如果弄虚作假之風毒害了青年，這個民族就沒有前途。因

此，學術腐敗禍國殃民，是中華崛起的大敵。”也許誰也沒想到，一位坐輪椅的老人家竟然會有如此大的話語力量。

14年來，這位坐在輪椅上堅持教學和科研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南大學教授金展鵬，全身只有脖子能動，被譽為“中國的金金”。從事材料領域中相圖研究的他，早在30年前就因“金氏相圖測定法”被稱作“中國金”。

事實上，無論是教授每一堂課，進行每一項科研，發表每一個見解，金展鵬的一生都充滿著科學精神與學術腐敗的鬥爭和選擇。他痛恨學術腐敗，並與在場師生共勉道：“從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成長為一個品德高尚的科學家，一生都要崇尚科學、堅持真理、發展真理、反對腐敗。”

“青年科學家要有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從而作出正確的判斷。”金展鵬表示，堅持科學精神首先要學會獨立思考，敢於提出不同的意見，要結合實際問題進行分析、論證，客觀地辨別自己的分析與書本上的說法。

“然而，從前人的工作中汲取智慧，更要注重學術道德的問題。”在金展鵬心中，“尊重別人的勞動，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講學術道德就是要實事求是、崇尚真理，而不是要變成謹小慎微的君子，看權威的臉色行事；而不是一味否定自己的觀點，扼殺閃光的思想。”

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山東省教育廳的官方文件中並沒有說明三種類別名校的劃分依據，也沒有指出彼此間的差異。而一些教育人士提出了分類法“換湯不換藥”的質疑：“第一類所謂基礎型就對應研究型，也就是原來的重點；第二類應用型就是原來的普通高校；第三類技能型職業技術學院就是大專。”

在採訪中，別敦榮向記者介紹了一個較好的高校分類榜樣——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模式。

在加利福尼亞州，高校被分為三種類別：博士授予大學、學士和碩士授予大學以及社區學院。這三大系統是一個粗略的類別，對於不同類別的學校和學生都有明確的要求，大學既在分類上有所區別，某一類大學之間又有良性的競爭。

“高校分類應該‘宜粗不宜細’，而不是簡單化地在應用型上分類，應用型應是所有高校都具有的一種屬性。”別敦榮強調。

隱憂：行政權力不能代替市場機制

除此之外，取消“重點”，分類辦學，這一看起來具有創新開拓之風的政策，真正落實起來是什麼樣？專家們同樣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擔憂。

比如，山東省此項改革的範圍是省屬高校，而在山東省境內教育部直屬的高校還有三所：山東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和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它們沒有也無法被山東省教育廳列入改革範圍。

“但在人們的觀念里，所謂‘重點’往往指的是被國家列入‘985工程’、‘211工程’的院校。企業在招聘人才時也往往偏向這些高校的畢業生。一所高校是否是省屬重點，人們並不在意。因此，地方上取消‘重點’的行為，事實上對人們改變觀念的影響並不會很大。”熊丙奇說。

此外，熊丙奇認為，行政意志在高校建設上權力過大，這是高校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學校應當在實踐中自主地形成自己的定位和辦學特色，培養出自己辦學的核心競爭力。如果政府在這方面不繼續有所作為，貌似是推進了一個改革，但可能又回到原點，面臨和原來一樣的問題，那就沒有多大價值和意義了。”

熊丙奇解釋，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政府向高校放權，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通過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對學校的教育事務和學生事務進行管理和決策。如此一來，學校的專業設計、課程設計、人才培養模式等，才能根據學校的辦學條件和辦學定位來展開，從而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

在記者的採訪中，國內某重點高校校長也提出了同樣的疑問。他表示，此次山東省的改革看似轟轟烈烈，但是依然沒有改變政府主導的基本事實；而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此類改革早就應該引入市場機制，由市場決定高校的类型。“美國高校类型多样，但美国教育部从来不作什么分类，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于起峰：執著追求原始創新

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防科技大學教授于起峰把原始創新看得很重。“原始創新是最高層次的創新，不需要跟着別人走，而是直接面對問題本身，用自己原創的方法解決問題。創新要勤於思考，要思想刻苦。”

他主張成體系創新。對於有利於核心競爭力成體系研究的项目，不在乎經費多少、項目大小，不計較是否在合同內，他都會一心想把學問、科研做好做精。

于起峰是這麼講的，也是這麼做的。長期以來，他從事針對實驗力學中大型結構變形測量、大尺度運動測量和干涉條紋圖處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創新和發展了攝像測量的理論和方法。而這一切，更加得益於他實事求是做學問、育人才的科學道德觀。

在於起峰心裏，實事求是最高的科學道德。

對待自己，於起峰始終保持低調——在院士申報中堅持實事求是總結成果，實事求是地向專家匯報工作，靠自己的成果和業績得到同行專家認可。

對待科研，他从来不去宣傳不成熟的技术，有了实在东西才考虑向外推广。

對待學生，他一向要求學生把學術問題討論得透徹。“我就是培養課題組、研究生們謹嚴、踏實、不浮躁的學風和作風，只有這樣才能為原始創新培養起碼的科學精神。”

中國大學評論

“讀書過多無用論”值得認真聆聽

■盧曉東

今年11月11日，淘寶“光棍節”的銷售額達到191億元，這使得其“幫主”馬雲格外被關注。最近，馬雲在一個讀書會發表了很隨意的談話，其中開始的一句為：“成功與否跟情商有關係，成功不成功跟讀書多少沒關係。”這番話被石述思先生冠名為“新讀書無用論”，認為馬雲對社會存在“偏頗的倡導，嚴重性值得商榷”。

馬雲如果說的是“成功不成功跟讀書沒關係”，這意味著不必上小學也能成功，那麼石述思先生的解讀也許還有道理。馬雲所論“成功不成功跟讀書多少沒關係”，這話則意味著並非讀書多一定能成功，如筆者一般的博士與馬雲相比並不能算成功。馬雲在談話中也有“我不是說假話，我書讀的真不太多”這樣的後續說明，這說明其全部談話重點也在于：成功並不需要讀書很多。就此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石述思先生對馬雲的談話存在嚴重誤讀，因而其對馬雲的評論也就文不對題了。

當然，如果我們非要給馬雲的這段談話戴上一頂帽子，我們不妨命名為“讀書過多無用論”，這會更加準確一些。

那麼，馬雲的“讀書過多無用論”是否有道理呢？這是對社會“偏頗的倡導”嗎？

馬雲在這次談話中打了一個有趣的比方。他說，“讀書多像電腦一樣，電腦不是程序裝得越多、應用裝得越多電腦越靈活。程序裝得越多，電腦跑得越慢”。這個比方很有道理，與我們每個人運用電腦的常識非常吻合。

馬雲是參與信息革命的中國領軍者之一，他自身的履歷也反映出他不是讀書多讀書好的人，因而其談話確為個人心声。在世界範圍內，信息革命的領軍者中也有許多人，其履歷同樣反映出這種特點。與博士們相比，這些領軍者一般在大學低年級就早早輟學，完成了大學教育的馬雲與他們相比讀書已經過多了，當然成就也有所遜色。這些人中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比尔·盖茨，包括2012年世界第三富豪、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包括苹果的乔布斯，脸谱的扎克伯格，微软的艾伦·戴尔公司的戴尔，还包括领导电影业3D革命的导演卡梅隆。

拉里·埃里森2000年受耶魯大學邀請發表畢業演講。演講開始，埃里森就發出斷言，從耶魯大學畢業而沒有進學意味著人生失敗的開始，原因在於：“太晚了，你們已經吸收了太多東西，以為自己懂得太多。你們再也不是19歲了。你們有了‘內置’的帽子，哦，我指的可不是你們腦袋上的學位帽。”這次驚世駭俗的演講還沒結束，他就從台上被趕了下來。

回頭來看拉里·埃里森的演講，我們會發現其意思與馬雲相同，就是學習太多、學得太好會使學生太深入地陷入既有的技術範式和商業範式或者說落入所謂“範式陷阱”——或者說內置的帽子。這對於革命性的技術創新和商業創新會造成阻礙。這本質上說是一種“讀書過多有害論”，相比馬雲的“讀書過多無用論”，拉里·埃里森的演講顯然更進一步。他指出，對於實現技術突破和革命性創新而言，讀書過多不但無用，而且有害。

在馬雲的談話中，他說，“我記得當年淘寶跟貝貝競爭，有幾個朋友給我一本書，說馬雲，這本書必須得看，你看完了這本書，你才可以打敗易貝。易貝出了一本書《完美市場》，指易貝當年怎麼打敗了雅虎，我把這本書扔到垃圾筒了，我說希望有一天易貝看我們怎麼打敗他的書，因為你看完了以後你基本上會按照這個路徑走，你會太了解他，以及別人怎麼打的，最後越走越愚乎”。馬雲扔了一本書，這表明他也是“讀書過多有害論”者，他對於舊有的商業和技術模式範式充滿了警惕。

喬布斯留給後世一段話，英文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段話已被目前的創新者們封為圭臬。這段話中文譯者常常簡單將其譯為“好學若飢、謙卑若愚”，但這樣的翻譯顯然無法表達喬布斯的本意。當我們注意到喬布斯在里德學院接觸佛教禪宗，閱讀日本禪師鈴木俊隆用英文撰写的讀物《禪者的初心》的經歷時，注意到對佛學和禪的學習使他深刻地理解了“所知障”的概念時，我們才會發現，最準確的翻譯是：留白。

給哪里留白？為我們的頭腦和心靈。這是創新的前提。

如果我們也要為喬布斯的這段話戴上一頂帽子，那麼更準確的表達也應當是“讀書過多有害論”，因為讀書過多心靈已經再無可能留白。

從喬布斯、拉里·埃里森到馬雲，他們一再努力告訴這個世界創新的秘密和關鍵，但即使他們講出來，世界也不能輕易理解，所引起誤解和誤讀反而更多。即使在耶魯大學這樣的世界一流大學，所知更加阻礙他們認真地聆聽。

我們能否暫時清空我們的心靈，認真聆聽和思索這些創新者的心音？聆聽並不容易。

從教育者角度看，“知識過多無用論”和“留白”提出如下重要問題：

第一，我們的中小學基礎教育如何改革？減負的知識論核心在於何處？我們如何為我們中小學生的心靈留白？

第二，為什麼我們需要破除大學招生過程中的核心理念——就是所謂的“狀元招生觀”？

第三，大學中提出的“加強基礎”的口號為何值得警惕？

第四，大學教師和學生的過度悠閑具有何種意義？

主編 鍾華 編輯 溫才妃

Tel:010-82614599 E-mail:daxue@stimes.cn